

故人故事

在收拾旧衣物时,我发现一件酒红色的棉背心,款式与我平时的穿着很难搭配到一起,几乎没有穿过。

这件红背心是恩师吴子熊在去年冬天送给我的。吴子熊,一位享誉中国工艺美术界的玻璃雕刻大师。

认识吴大师是在1993年,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。那时我刚到台州黄岩打工,而他已是全国人大代表,无论在玻璃艺术上还是在社会知名度,都非常了不起。一次偶然,我在宿舍捡到一张报纸,上面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。读完后,我竟对晶莹剔透的玻璃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之前学过美术,从事美术工作是我儿时的梦想,因此很想学到这门技艺。我是个急性子,想到什么就要去做。于是,没几天我便辞工跑到椒江,在烈士山下不远处,寻找到了当时的吴子熊玻璃艺术实业公司。

那时,吴大师正值壮年,经常受邀到海内外各地表演玻璃刻花技艺,我数度前往,都未能碰到他。我一向很倔强,也不去找其他工作,更不好意思去老乡那里给他们添麻烦,尽管手里没钱,却还是一直在附近转悠,等待吴大师回来。饿了,就啃馒头,一天一个或两个。渴了,便在烈士山下打开居民装在我旁边停下的自来水龙头,用嘴巴接上几口咕咚咽下。困了,倒在烈士山上的石椅就睡。就这样,一连又过了好多天。

一天下午,我又到公司外,想碰碰运气,徘徊了一阵,正想离开。这时有一位浓眉厚唇、模样敦厚的中年男子骑车过来在我旁边停下。打量了我一番,操一口半生普通话向我询问了几句,声音非常洪亮。当他了解到我一直在等吴子熊回来,想学习玻璃技术时,便让我跟他一起进去。

从他与别人的对话中,我才知道他就是吴子熊大师。他在一台装着一片赭红砂轮的刻花机旁坐下,打开电源,示意我站过去看他刻花。只见他双手分别捏住一只透明高脚玻璃杯的杯口和脚柄,在一轮飞驰的砂轮上点、划、揉、擦,左右盘旋,上下翻飞,看得我眼花缭乱,久久回不过神来,只听到玻璃与砂轮碰撞摩擦时发出的时而清脆、时而舒缓的交响声。不多一会,他停下雕刻,用毛巾拭净杯子上的浑浊水渍,将杯子递到我的眼前,原先剔透晶莹的玻璃杯上活跃着一对顾盼相逐的虾子,呼之欲出,生动可爱。

他拍了拍我的肩膀,笑着问道:“学手艺是很辛苦的。我从事玻璃刻花工作已经坚持了三十多年,每天的工作都很辛苦、枯燥,你能坚持下去?”我想也没想,坚定地回答道:“能!”见我态度坚决,他吩咐车间负责人,带我去车间转转。

那时还没入秋,天气很闷热,他见我行李少,便拿出一件白衬衫和一条长裤给我换洗用:“样子不好看,工

作时穿穿。”又去拿来草席、蚊帐和薄毯,帮我一起挂好蚊帐、铺好床。临走时还叮嘱几句,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就直接跟他说。

从此,我便在吴子熊玻璃艺术实业公司待了下来。玻璃雕刻的工艺种类很多,有刻花、磨砂、砂雕、精雕、彩绘、彩雕等。作为一个学徒,我当然想学会所有的工艺,但这无异于天方夜谭,没有人能够一下子学会所有工艺。为了打好基础,车间里有什么我能插得上手的,我都很愿意去做,比如磨边、粗磨、抛光等。

二

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在艰辛的打磨中造就出来的,生活亦然。每一件大众眼中流光溢彩、姿态万千的玻璃作品,都是经过雕刻师的构思、粗磨、细磨、抛光、刻画、彩绘等艰辛工序才逐步完成的。我所接触的都是玻璃冷加工技术,后来我又接触到玻璃热加工的琉璃生产工艺,就是将普通石英砂石或有色琉璃块放入耐高温的模具里,经过千摄氏度高温熔化塑型,冷却成品,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凤凰涅槃、得以重生的过程。

磨砂和砂雕,是玻璃冷加工工艺中最脏最累的活。简言之,就是用特制的喷枪喷出金钢砂,就在墙上磨出深浅有致的图案。当时还没有专业设备,我们就在一间密封的堆满金钢砂的房子里,墙上安装两个排风扇向外除尘,人进去之前要穿戴好衣帽、防尘眼镜和口罩。一打开喷砂枪,整个房间就尘灰弥漫,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干一天就是半天。年轻时候的我虽然看起来有些文弱,但毕竟是从农村出来的,能吃苦,脏活、重活,我都愿意干。吴大师也经常走进喷砂房,问我要不要休息,还手把手指导我做喷砂工艺。

吴大师是个忙人,一天到晚身影匆匆,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有时间跟大家坐到一起,有说有笑。他虽然没上几天学,但自幼好学,经历坎坷,阅历丰富,因此见多识广,从历史到文艺,无不头头是道。偶尔在饭后,他会坐到一台老旧的脚踏风琴前,打开琴盖,双手呼应,十指翻飞,仿佛两只海燕在深海之中振翼奋搏,发黄的琴键在他的指间犹如东海潮水拍击海礁时溅出的浪花,发出时而激越时而舒缓的节奏,随波起伏,时跃时落。有时,我也会跑过去和他一起随着钢琴弹奏的旋律放开一下歌喉。

那时的中国吴子熊玻璃艺术实业公司,以现在的标准来看,规模并不大,但经营得很成功,而且富于人性化。每天上班时间不到八小时,有周末休息日,还提供书籍报刊让我们学习。为了提高我们的技艺,吴大师请来美术老师,教大家学习绘画。这在当时的私营企业中,无异于凤毛麟角。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在他忙完一天工作后,听他讲世俗百态、人生感悟。

从他那里,我懂得了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。那时我正值年少,吴大师对我人生道路的影响是很大的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,中国城乡呈井喷发展之势,装饰玻璃在家装上有了更多的应用。吴子熊为全国玻璃艺术行业培养了许多领军人才,他的弟子们在玻璃工艺上个个身怀技艺,很多人选择投身到这个行业的相关企业,也有人选择创业。我那时年轻懵懂,虽只学得皮毛,却也胆大地选择回家创业。

我的首次创业并没想象得那么顺利。我很苦闷,经常写信给吴大师。每次都会很快接到他的回信,他在信中勉励我遇事多思考,干事要坚持。那时的通讯还不发达,交流方式主要是写信。吴大师是名人,每天都会收到许多来自各地的信件。但有信必回,是他一贯坚持的事。当年做学徒时,我就经常见他在办公室里处理信件,直到深夜。

1998年春节后,我拖着疲惫的身躯,肩背一身凌乱,再次回到吴大师的公司。那时星明路的吴子熊玻璃艺术馆刚刚建成,前来参观的人很多,有组团的,也有个人的,只要他在,都是亲自接待,向参观者介绍每件作品的故事和创作经过。吴大师每天忙得不可开交,依然致力于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,去充实艺术馆,为艺术馆添彩增色。

对于我的归来,吴大师也愈加关照,经常鼓励我振作起来,不仅跟我谈起他的曲折童年,坎坷经历,还给我提供很多资料让我注重学习,拓宽眼界,提高自己。那时刚过元宵,天气还比较冷,一天晚上,他给我送来一件羊毛衫,土黄色的,对襟竖一排纽扣的那种,还把自己出差坐车时常带在身边取暖的毛毯放到我的床铺上,笑着说:“这是借给你用的,等天气暖和了再还给我。”这是一件墨绿色“大师”牌毛毯,很厚实,夜里盖在身上确实暖和多了。

三

后来不久,由于个人多方原因,我谢绝他的一再挽留,再次离开那里。不想,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,凭着从吴大师那里学来的技艺,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。我们虽然都在同一城市却没有见过面,也没有联系。偶尔在报纸上见到他的消息便剪下贴在卡纸上。我离开后没几年,吴子熊玻璃艺术馆又迁新址,规模更大,主体建筑和广场的设计也更完美,并成为台州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虽然我常开车从旁经过,却不好意思走进进去。

直到3年前,在网上碰到当年一起在吴大师那里当学徒的旧年朋友,他给我说起了吴大师的一些近况。他已经是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了,艺术馆也交给儿子吴刚,自己有空会过去看看,平时在老年大学学习。

一种莫名的伤感忽然袭上心头,

此时我忽然发现时间总是那么匆匆,岁月总不饶人。我向他要了吴大师的联系电话,也该去看看他啦。却又不敢贸然直接打过去,便用手机给他发了条问候短信。很快便收到一条另一个号码发来的短信,说是吴大师的助理,因吴大师年龄大了,不方便用手机直接回信,让她代他向我及全家问好,并让我带上家人去那里看看。

回想往事,眼泪不由得如断线珠落。没多久,我去看望他,他一见我便张开双臂将我抱住,不停地打量着我。我们相谈很久。后来,只要顺便,我都会走进去看看他,来去也很随意,从不拘礼。他也经常对我说:“不知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,有空就过来看看吧。”

去年大雪的前一天,我又去看他,那天有点冷,只见他裹着一件宽大的羽绒服,戴着棉线帽从外面推着自行车走了进来,见我穿得很少,便问我冷不冷。我出门都是开车,下车便进屋里,当然不会感觉冷。他说下面冷,叫我先上楼去工作室去等他。

他到楼上直接走进休息室,然后又走出来,边走边思索还一边喃喃自语:“我刚才进去准备拿什么?怎么想不起来了?唉,老了,老了,记不住了。”如此来回进出几次后,只见他拿了件酒红色衣服走出来,笑着说:“想起来了,把这件衣服添上。送给你。今天冷,赶快穿上吧。”

衣服是无袖有领带拉链的红色背心,软绵绵,沉甸甸的,一看就是老人穿的款式,我虽有点不情愿,但还是顺着他的好意脱下了自己的羊皮外衣。他接过我的外衣,便将背心套进我的左臂,帮我一起穿上,还不忘把拉链拉好。又把我的外衣套在外面,然后端详一会,笑道:“嗯,合身,这样是不是暖和多了?”

今年春节,我去给吴大师拜年,他很高兴,他的女儿吴冰也从法国回来看他。那几天的台州天气也比较冷,见我还是穿得那么少,似乎明白了什么,牵着我的手露出憨厚的笑:“还是年轻好,衣服穿得少,看起来就有精神,更见阳光朝气。”

节日期间,前来艺术馆参观的人比寻常要多,所以他更忙,上午接待了两批外地客人后便是中午了。他叫吴冰从最近的快餐店买了几盒饭菜,用报纸铺在桌子上当桌布,有点歉意地说:“小郭,你能来给我拜年,我非常感动,也很高兴,我年龄大了,又忙了半天也累了,我还有个到时间就必须午睡的习惯,今天就不带你出去吃饭了。就在这里我们一起随意吃一顿盒饭吧。”

也许是我在贫困时遇到吴大师,他的勤劳朴素深深影响着我,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了不大在意享受生活的习惯,对一日三餐从没什么要求,更谈不上讲究什么形式了,但在当今物质丰富生活多彩的过年期间,这也许是我吃过的最难忘的一次拜年夜饭,简单、随意、温馨。

人间理想

燕子去了

林鸿 (黄岩山人)

六月,我经过杭州复兴路时,听到一阵鸟叫。循声看去,竟是一窝雏燕。

这是细雨绵绵的早晨,远处的玉皇山云气氤氲,山脚下有几辆绿皮火车开过,也是轻手轻脚的,生怕扰人清梦。唯独这一窝雏燕挨在一起,理直气壮地要吃饭,都快夏至了,这大概是今年最晚出生的一窝燕子吧。我数了数,总共五只。窝就在门牌上方,复兴路423号,像是墙上扣了个半泥碗。两只成燕一刻不停地空中觅食,它们照着这个地址飞回来,再将食物放进雏燕嘴里。

像这样近距离看燕子,已是近三十年前的事情了。那时我还在老家读小学,外婆家堂前也有一个这样的燕子窝。我从不知道燕子是什么时候来,又是什么时候走的。要是用竹竿把窝捅下来,房梁上就会留下一道半圆的印子,第二年,那道印子上又会筑起一个窝,过不了多久,就又有几个小脑袋从窝里伸出来了。

那段期间,每天总有下不完的雨。外婆坐在堂前,用剃草刀切草,整个屋里都弥漫着花草的味道。小鸡们跟着母鸡回了家,它们出去觅食一整天,一会儿抖抖身上的雨水,一会儿在紫红色的花草中间跳来跳去,嘴里还喃喃咕咕地说着话。我也坐在紫红色的花草中间,拿着课本念:“春天到了,小燕子跟着妈妈从很远的南方飞回来。”

我念着念着,看一眼小鸡,看一眼燕子,又扭头看一眼外婆。

“外婆,我们家的小燕子是从南方飞回来的吗?”

“燕子太小,还不会飞呢。”外婆说着话,手里的剃刀一刻不停,一捆又一捆的花草掉进箩里,垒成尖尖的小山。

“外婆,燕子是不是饿了,小鸡是不是饿了?”

“当然饿了呀,你饿吗?”我摇了摇头,又开始念:“飞呀,飞呀,她们飞过田野,飞到去年住过的地方。”

我走到屋檐底下,小雨还在淅沥沥地下着。我好像听见它们落在了青灰的屋瓦上,落在了金黄的枇杷上,落在了粉红的美蓉花上。我还听见外婆用土话念着童谣:“燕啊燕,飞过天。不吃你谷来不吃你麦,高楼堂屋借我住住。”她把花草倒进猪缸,再站进去,用光脚把花草踩实,看上去有趣极了。

我戴上草帽,走到厨房外面,从门缝里看见外公在撵面,他在北方当过兵,时常想念部队的面食。我敲了敲门。“谁呀?”

“是我呀,你们家吃什么呀?”

“我们吃切面,快进来吧。”

我开门进去,他手里的面团变成了面粉,铺满了整张桌子。我把门关上,又从屋里出去,经过装满花草的猪缸,又走到厨房外面,敲了敲门。

“谁呀?”

“是我呀,你们家吃什么呀?”

“我们吃切面,快进来吧。”

我十一岁时,外公突然离世,我就再没吃到过切面。那时我已经在黄岩城里上学,每年寒暑假我都回去跟外婆住。外公走后,家里一下子冷清下来,却依稀还有他身上那种红花油的味道。猪和兔子不养了,鸡少了一半,承包的橘山、鱼塘也废弃了。燕子还是每年都来,只不过等我回去时,它们早就飞走了。

没有电视,农村的夏天显得愈发漫长,唯一的消遣就是在堂前看书。看累了,我就把篾席铺在地上,躺下来午睡。外婆找来锯木粉,点燃了当成蚊香,再躺在我边上扇扇子。有时候,我们也会走夜路,到邻居家看《还珠格格》。到了冬天,她总会把我的双脚捂在膝盖窝里。我夜里小便时,她也跟着起来,让我踩着她的脚背过去,这样我既能够到马桶,脚上又不会着凉。我不在的时间,常年陪伴她的只有一条花狗。

2019年夏天,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夜晚。晚饭后,我们通了电话,聊些不着边际的琐事:茄子长高了,毛豆该收了,伏天要来了。当天夜里,她突发了心梗。凌晨我们赶回老家时,门前的金针菜又缀满露水,天边又浮现一点鱼肚白,但这世间最温暖的一双手,已经冰冷僵硬了。外婆走后,整个屋子就剩下一副副卷,两张遗像靠在一起,都挂在堂前。办完所有的后事,母亲和两个舅舅一起望向他们,说:“爸、妈,我们走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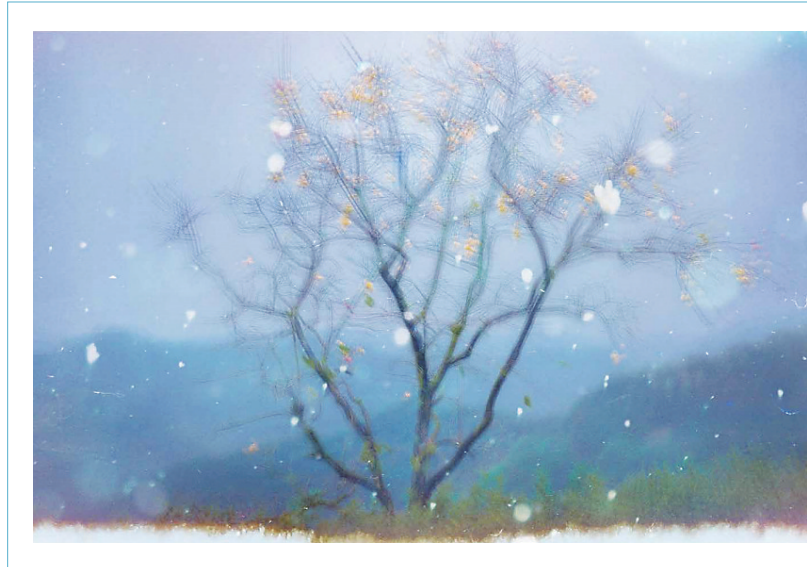
一群群燕子在这儿长大,从这儿飞出去,又飞回到这儿。堂前的大门合上时,我知道,燕子不会再来了。

今年七月,我又来到杭州复兴路423号,燕子们不见了,只有那个半泥碗还扣在墙上。

我又想起《匆匆》里的那句话:燕子去了,有再来的时候;杨柳枯了,有再青的时候;桃花谢了,有再开的时候。但是,聪明的,你告诉我,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?

一件红背心

(中华诗词学会会员) 郭俊成



茶言观棋

梦回唐诗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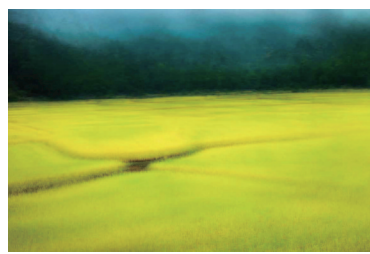
陈钦振

“唐诗”是我抹不去的记忆,从小就出现在课文当中,直至长大。可惜当时还无法真正理解那种诗情画意。

当了解到天台居然是“浙东唐诗之路目的地”的时候,我的内心有了些许激动。

因此,我尝试走一走唐诗路,用虚幻的、梦游般的方式,去表现诗的意象。这是我对唐诗的追溯,对诗人的致敬。

——台州市摄影家协会供稿



故园风雨

芙蓉村的百草园

(英语高级教师,临海市作协会员) 黄锦丽

我家的后面有一个不大的园子,我称它为“百草园”。我的家在桃渚镇芙蓉村。“芙蓉村三面环山,风景秀丽,芙蓉山自白岩发脉,蜿蜒起伏,蟠结于斯,左带蟠溪之水,右襟长峙之山,龟蛇护卫,狮象镇门,芙蓉插翠,天挺其秀。”我家的老房子正处在这朵盛开的芙蓉花花蕊上。老房子是一座13间屋子构成的三合院——石龙门里,坐北朝南,灰砖黛瓦,雕梁画栋,古色古香。我家在大院的左侧威门里,仙头间正二间。仙头外有两间略矮于正屋的风凰翼,屋前有道地,道地外有一个园子,这就是我家的“百草园”,也是我儿时的乐园。

我家的“百草园”不亚于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。有碧绿的菜畦,也有野生的覆盆子,“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,又酸又甜,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。”为了吃,我不怕被刺扎,摘下一颗颗鲜亮肥美的覆盆子,用一根草茎穿成串,与弟弟、小伙伴们分享。园子里长满了各种草药,泥下花、三七、车前子等。村里乡民经常来我家要草药,若是家中无人,他们就自己

进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药材。我家的“百草园”简直就是一个“百药园”。

夏夜黄昏,园子里的夏虫们,你“曲——曲——”我“叽——叽——”此起彼伏,演奏一场夏夜黄昏曲,伴随着我们一起乘凉,入梦。

秋天,杏梅挂满枝头,一串串橙黄色的果子惹得我们直流水。我们似乎更懂了曹操望梅止渴的故事。它们也招来了其他院落里的小孩子。杏梅还没成熟,他们就用石头扔,打下梅子后,爬进围墙,偷偷地捡起地上杏梅。我不忍心看着这尚未完全成熟的杏梅就这样被糟蹋了。于是与小伙伴们商量,吓吓这些偷杏梅者。我们一群小伙伴躲在芭蕉丛里等待那些贼来自投罗网。不知埋伏了多久,终于有人爬围墙,露出双眼,左顾右盼,见四下无人,欲跨上墙头。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呐喊着“抓小偷”冲出芭蕉丛,一边扔石头,一边向着那围墙冲去。他们被吓得慌不择路,滚下墙头。我们高兴地欢呼雀跃,打胜仗一般。

父亲在园子的东南角的黄土堆

上种了几棵杉树,树枝葳蕤,状如塔形。树下泥土松软肥沃,我从叔伯家里剪来几支栀子花枝,剪掉叶子,截成一拃来长,插入土中。过一段时间,拔出来看看。终于看到了破皮而出的根,大约二三毫米长,白白胖胖的,煞是可爱,又把它插回土里。园子里始终没有栀子花,却有一棵一抱来大的泡桐树,白色的树皮上一点一点的,如黑芝麻均匀地撒在上面,又如一只只黑色的小眼睛;如蒲扇般大小的叶子,状如枫叶,枝繁叶茂,树盖如伞,遮盖了大半个园子,盖过猪圈伸到小道上空。听说,它们可以吸附空气中的有毒气体。我和弟弟以园子里有这样的泡桐树而自豪。

一年夏天,台风狂作,却没下几滴雨。我和弟弟站在小道上,看着狂风一下又一下地扯着树冠弯到地上。我们也与它一起一下一下弯腰低头到膝盖。“嗒嗒嗒”一阵巨响,泡桐树拦腰截断。“阿爸,阿姨(我们当地对妈妈的称呼),我们的泡桐树断了。”父母从房间里跑出来,“啊!我们的泡桐树断了,可惜啊,可惜!”父亲告诉我们,泡桐树是